

夢蕉亭雜記

上卷

夢蕉亭雜記序

庸庵尙書同年著夢蕉亭雜記成出以示予且屬爲之序授而讀之其體與歐陽公歸田錄蘇頌濱龍川略志邵伯溫聞見前錄爲近於光宣兩朝朝章國故與其治亂興衰之數言之綦詳蓋公之尹京兆也際拳禍熾八國聯師入犯國勢岌岌若累卵公參與和議周旋李榮兩文忠間應機立斷幹運無形其外除也督漕淮表撫汴若蘇旣督兩湖督直隸皆號爲天下重鎮當之者回皇周章無所措手足苟焉以濟其欲者無論矣負宙合之望挾其亢厲不可一世者揮斥無度招傾險浮薄之

徒袒西鉏中先風氣而逆之卒之鹵莽滅裂一發而不可收不旋踵而禍人國公學養既醇廉靜而寡欲不急功不近名而於人才之臧否事會之緩急皆深維而切究虛中以應之故所至蒙其休辛亥之變彞舉川決海內騷然而公坐鎮畿輔匕鬯不驚遜位詔下之前數日始引疾以去終始一節世尤高之觀於是編宅心和厚持論平恕不谿刻以刺時不阿諛以徇物其事變所經紀載翔實足備論世者之參稽謂爲公之政書可謂爲國之史稿亦可而以甲子之變潛龍在野爲終篇其拳拳忠藎之忱天日可鑒尤有不忍卒讀者予垂盡

通臣泚翰簡首益不禁孤憤填膺悄焉欲絕已乙丑立
夏日馮煦時年八十有三

夢蕉亭雜記卷一

庸庵居士撰

蟲聲四壁皓月在天庸庵居士與兒輩納涼於夢蕉亭花陰深處默數年華忽忽已六十八甲子矣後此之歲月如何天公主之誠不敢自料而前此一生之經歷暨耳所聞目所見雖無可述亦有足資記憶者爰成隨筆若干條命兒子昌豫錄之名曰夢蕉亭雜記時宣統三年後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

余生平百無一長所堪自信者律身惟一儉字治事惟一勤字待人惟一恕字克勤克儉大禹所以傳心恕字

終身可行又吾夫子自勗並以勗弟子者聖賢功業非所敢期但得其緒餘亦可以飭躬行而經世變小子識之

自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無日不在怵惕惟厲中甫屈八齡嚴親見背煢煢在疚惟孀母是依是爲余孤苦時代弱冠幸登賢書南宮累次報罷幸而獲售已近中年埋首郎潛又十餘載自分馮唐白首巷遇無期是爲余沈滯時代厥後遭際時會擢授京尹督漕一稔遂撫汴吳未綰蜀符旋移湖廣今上初元復拜北洋之命不知者羣詫官符如火實則受恩愈重報稱愈難夫

變每生於不測而禍旋中於所忽積薪厝火豈敢謂安是爲余憂患時代國變以來僑居滬濱鄉關萬里欲歸不得末疾糾纏已逾十載桐悲半死楊豈生稊是爲余衰病時代自茲以往未之或知佛法談過去身與未來身究不若現在身迹象可尋非同嚮壁虛造也

辛丑簡任漕督移撫汴吳升督湖廣遂領北洋前後十年時抱慄慄之懼而不願居赫赫之名所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聯絡新學家二不敷衍留學生三不延納假名士衙齋以內案無積牘門少雜賓幕府清秋依然書生本色連圻僚友有譏余太舊者有笑余徒自苦

者甚有爲以上諸流人作介紹者均一笑置之甯守吾素而已

人生科名爲一事祿位又爲一事余年十九捷賢書業

師譚紫垣先生

諱元奎道光甲午舉人

精子平術謂余乙年旣中

乙科丙年必中甲科連捷可卜詎丙子會試榜發薦而

未中沈淪十載至丙戌歲仍逢丙始克釋褐當殿試之

前李苾園少詹

後官禮部尚書

約集同鄉諸同年於寓齋習書

大卷雖不能工較諸君子未敢多讓詎傳臚日趙仲瑩

同年居然大魁苾園之從弟小洲同年

名端

家松珊兄

均列二甲入翰苑而余以一字之誤竟置三甲以主事

用籤分兵部京師習慣以吏戶二部爲優選刑部雖瘠
補缺尙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獲惟禮兵
二部爲最苦禮部尙無他途雜進依然書生本色最次
莫如兵部員司以常年測之非二十年不能補缺苾園
少詹深惜余不入詞館又以戎曹無可展布歎余有才
不遇良朋知己迄今銘感詎事出意料之外甫十年余
已補缺又五年遂升京兆持節漕河匪特同鄉趙李諸
君望塵不及卽丙戌一榜同年置身青雲亦未有如余
之早者然余仕途升階仍係拾級以進初無躡等之獲
捷徑之干此無他時會不值則一第如登天之難遭際

適逢則八座如拾芥之易其中殆有天焉非人世恆情所能揣測者也

京官得缺早遲均有定數丙申年五月隨榮文忠公

時爲

兵部赴津查辦事件公餘茗話公問余年幾何補缺約

計何時余對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敘補名次第八卽每年出缺一次亦須八年始能敘補恐此生以馮唐老矣公云觀君骨相氣色五年內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補缺例須計俸未可躁進相與吁嘆久之詎五月初事竣還京司吏來告余名已列第三迨至七月杪竟列第一八月缺出居然頂補緣同曹諸友此數月中有

丁艱病故者有請假告養者並有改官外省者紛紛離部不啻爲我前驅甯非奇事詎不一月又有缺出各堂以余升補爲他友巧於營謀以勢力攫取去余姑讓之厥後某友一颿風送洊升蘇藩而余適由汴州調撫江蘇轉臨其上某友來謁追維往事頗有慚色余則下車一揖傾蓋如常前塵昔夢久已忘之矣

吾鄉丁文誠公寶楨督蜀時唐鄂生中丞炯以道員在川候補一見待以國士倚任極專薛雲階尙書允升時升任成縣道未履本任改署建昌尙書不悅且疑中丞惑之不數年間中丞超擢雲南布政洊升巡撫尙書亦

入爲刑部侍郎甲申法越之役中丞防邊失利拿交刑部治罪部定斬監後秋後處決合肥李文忠湘陰左文襄暨文誠公均密保人才可惜請 旨棄瑕錄用不報

丙戌冬至前二日勾決屆期同鄉親友預爲中丞備辦身後各事是日天未黎明余往行刑處與中丞訣深慮天威不測也時張文達公之萬爲刑部尙書薛爲左侍郎仁和許恭愼公庚身爲右侍郎恭愼現官軍機大臣定例每逢勾決由右侍郎監刑恭愼馳往菜市口候旨中丞蒙 恩免勾發往雲南交岑制軍毓英差遣尙在菜市口蓆棚靜候發落比時部中司員以事非恆

有無舊例可尋竟乏辦法恭愼謂左堂係刑部老司員出身必諳例案所居老牆根又與菜市相近囑往請示尙書亦依違其間故作不解所司不得要領回白恭愼姑令帶回刑部再作區處中丞驚魂甫定久識獄吏之尊祇有隨從到部詎至獄門提牢廳不肯收受謂係加恩發遣之員豈能再行入獄而此外無棲身處中丞在獄已二年餘獄中房間頗精潔堅欲進內居住紛紛擾擾日已將夕所司各員由丙夜將事至於日昃疲憊不堪均不顧而去卒徇中丞請暫宿獄內刑部司員辦事鹵莽至於如此翼日余到兵部忽見刑部差役持公文

解送中丞來署聽候發遣余商之所司諸友作何處置
僉云軍流等犯例由兵部發遣中丞係交滇督差委並
無罪名兵部不能過問余本此意曉諭刑部差役令持
原文回部銷差並伴送中丞回其世兄住宅中丞謂薛
雲階爲刑部老吏此事一定手續彼豈不知乃故作癡
聾任所屬司員作弄使我難堪渠不過挾前在蜀中未
經到任之嫌以爲是我作祟其實彼缺爲丁道士彬占
據與我何干言極悻悻厥後由刑部六堂具一公函交
中丞賁往滇省投遞中丞行至中途奉 旨賞巡撫銜
督辦雲南全省礦務持節入滇前項公函大可付之洪

喬已

京師爲官產地王侯第宅文武衣冠足爲軼紅增色第
有三種人不易浹洽余敬而遠之一曰翰林院敝貂一
著目中無人是謂自命太高二曰都察院風聞言事假
公濟私是謂出言太易三曰刑部秋審處司員滿口例
案刺刺不休是謂自信太深姑以刑部論猶憶大凌河
馬廐舞弊一案上駟院員司受賄經言官參奏 旨交
刑部嚴審該部以案情重大請派大臣會訊奉派兵部
尙書榮祿工部尙書許應騤會同刑部審訊文忠公派
余與濮君子潼裕君厚筠庵師派端君方何君乃瑩丁

君象震爲隨帶司員前往刑部會訊刑部承審此等欽案均在秋審處該處設提調四員坐辦四員由堂上點派數員與他部隨帶之員公同辦理彼等自謂熟諳刑律動目他人爲隔教余到部後調集全案卷宗逐細研究案中牽連拖累不下數十人銀璫滿庭景象極慘而最要關鍵則全在上駟院受賄之某司員一經承認全案即可結束詎熬審十數次該革員挾有護符一味狡展堅不吐供秋審處部案纍纍每日提審時許卽須帶回收禁騰出法庭辦理部中案件計奏派到部已月餘訊供毫無端緒心竊憂之四月初八日余到秋審處所

司闕無一人僅有茶房皂吏看守詢知是日佛誕閤署
司員例放假一日正徘徊間端君午橋亦至余謂來此
會審業已月餘刑部員司問案專講例牌子吾輩不便
多發言盍乘今日諸君不在坐提出該革員一訊剴切
勸諭或可得其口供午橋謂然立命皂役帶案往日均
係跪訊茲特設矮坐告以吾輩同在部院當差均有寅
誼不幸執事偶緣疏縱致罹法網但應得罪名決無死
罪可科至重亦僅軍流明歲卽逢 恩詔應赦條欵卽
須頒出此日一經承認案卽議結雖須往軍臺一次轉
瞬卽援 恩詔釋回於執事爲甚便而此案拖累之數